

父亲都是艺术家

我的爸爸是一个木匠,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作文本收上来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本本批改。

这次的作文是写写自己的父亲。他觉得,这些来自农村,跟随打工的父母进城的孩子,事实上对于自己的父母了解并不多。而尤其让他担忧的是,有的孩子对自己农民工身份的父母,有一种自卑和轻视,认为自己的父母,与那些城里孩子的父母比起来,身份低微,素质不高。他希望通过这篇作文,让孩子们对自己的父亲,有更多一点了解和理解,从而加深亲子关系。

一篇篇看下来,基本上都是写自己打工的父亲怎么辛苦,如何劳累,多么卑微。这也难怪,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父亲不是工地上的泥水匠,就是车间里的操作工;不是烈日下扫马路的,就是码头上挥汗如雨的搬运工;不是在小区收购垃圾的,就是气喘吁吁的送水工。

又打开一本。作文的标题让他眼前一亮:《我的艺术家爸爸》。艺术家?这怎么可能!在这所条件极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别说没有艺术家的子女,就连一个普通的城里孩子也不曾有过。本能的感觉是,这个孩子是虚荣心作怪,编故事。

好奇地读下去。孩子写道: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室,这里堆满了大小、粗细、厚薄不一的木头和木板,空气里弥漫着木头的香味,地上到处都是卷曲的刨花,而在我的下面,是泥土一样细碎的木屑,刨花就是这些木屑土上开出的花朵……

难道孩子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民间雕刻家?忍不住好奇,继续读下去。接下来,孩子笔锋一转:没错,我的爸爸是一个木匠,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看到这里,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果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

再读下去,他的笑容凝固了。孩子写道:爸爸是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普通木工,那些大楼里的很多木活,都是爸爸做的。他靠自己勤劳的汗水,养活了我们一家。爸爸虽然只是一个木匠,但他心灵手巧,木头在他的手下,仿佛都有了生命。刚搬到出租屋时,我们家一无所有,很多东西都是爸爸亲手做出来的,比如我做作业的桌子,就是爸爸用工地上废弃的边角料做的,其中的一条腿,竟然是用四截短木棍连接起来的,每个榫眼,都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整张桌子,甚至都没用一根铁钉。

孩子骄傲地写道:爸爸经常会带一两个小玩具回来,给我和妹妹,那都是他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用碎木块做出来的。我12岁生日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只木刻小公鸡,那是我的属相,至今挂在我的床头。有一次房东看见了,爱不释手,以为是是哪个精品店买的,他也属鸡。爸爸就也给他做了一个,还按照他们家每个人的属相,各做了一个木刻,现在都挂在房东家客厅的墙上。

天爷注视下的丘隅

天上响起了雷声,村子里的人就会说:爷在说话。

周围的人肯定会附和着说:爷说话了。村子的人,一生中都知道头顶上的虚空中蹲坐着神灵。黎明时分,当天空慢慢呈现出瓷器般的青白色,能看清手掌的纹路,他们就会说“爷醒来了”。

他们说这些话时自然亲切,像说着家常和日子,理所当然。在他们心里,一生都接受着天爷的目光,天爷的目光仁慈而严厉,无处不在。

亿万年间,是风,把细腻的绵沙土从遥远的西北方向搜刮而来,无数次的堆积、叠压,便有了这厚达百米,连绵浑圆的台原丘群,铺天盖地,继以风和野水的奔走冲刷,遂有台原、梁、峁、塄,尽显洪荒和浑朴。

厚土高天,天地玄黄。空气里,亦有黄土的腥鲜和农作物扬花时甜腻的味道。

丘隅的意思就是丘陵,明朝时,这块丘陵上的乔进士曾撰《丘隅意见》一卷,多载录明朝史事,涉及朝章典制、科贡选举、兵制边防、盐法田赋、茶马贸易、风俗变迁,间有考订经史文字。

在夕阳的蛋黄色光晕下,这众多的土台的台原,远看却像排列在笼屉中的馒头。阴影最先伸进那些土原凹进去的地方。这一座座原,擎举着一树树高大的、会开花的桐树、柿子树。场上,一个个同样像馒头的麦秸罗列其上,发酵的麦秸散发出一股酒味。

时有时无的河有两条,一名叫油峪,一名叫清峪,左右各一,夹着这块黄土蜿蜒而出。

让礼村,乃丘陵褶皱里一个古风犹存的农耕村庄,亦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故乡。让礼村之得名,源于柳公权、柳公绰兄弟谦让互敬的故事。志载,唐咸通六年,柳公权官拜太子太保,赠太子太师,其堂兄柳公绰官拜检校左仆射,赠太子太保。两人生前相商百年后骨骸皆葬故里,叶落归根。一日,两人来到故里柳家原附近,见一处佳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头枕山梁,脚蹬平畴,风景甚是秀丽,便选择该处作为墓地。然而,死后兄弟俩究竟谁葬在上首呢?权以谦为长,绰以权官高,便相互谦让起来,一时难以定夺,相持良久,终不了了之,后人便将墓地附近的村堡命名为“让礼村”。兄弟两人的墓地里,有七棵梧桐树,树上皆有一窝喜鹊。

让礼村的黄土细腻、绵软,绸缎一样的触觉和蜂蜜一样的视觉。

有了土就有了地,地是让礼村所有人的命根。

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必须定居。侍候庄稼的人,像是半身插入土地的铁锚,等着土地把它磨



爸爸给我做过手枪,做过棋盘,做过文具盒,还帮我们学校修过桌椅呢。

最后,孩子写道:爸爸是建筑工地的木工,我没有看过他在工地上做过的东西,但我想,那些住进大楼里的人,一定像我一样,使用过并喜欢上他做的东西。爸爸小时候穷,没读过几天书,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不,在我的眼里,他现在就是一个艺术家,能让每一根木头说话,让每一片刨花唱歌的艺术家。

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自己差一点误解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在他的眼里,自己的老父亲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穷困的村庄。播种,锄草,捉虫,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忽然想,在那么贫瘠的土地上,老父亲养育了自己,这是多么厚重的一件事情啊。

他想好了,就以孩子的这篇作文做范文,他要念给其他的孩子听,并大声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是环卫工人,是垃圾工,是泥水匠,但也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创造了生活,养育了我们。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父亲的脊梁和儿子的后背

父亲一直给我们的感觉,他是这个家中力量最大的人。

木后,父亲都是母亲照顾,我离家最远,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回家探望一下。

那天回家,阳光很好,是个少有的暖和的冬日。母亲将我悄悄拉到一边说,自从手术后,父亲就没有洗过澡,平时只能用热水帮他擦擦身子,今天难得天气这么好,让我带父亲去澡堂泡泡。

我去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很高兴。离家不远就有家澡堂,病前,父亲常去那儿

《在美好中睁开眼睛》(文摘)

□孙道荣

泡澡。我和父亲,慢慢走着去。

一路上,我在想该怎么办。印象中,长大之后,我就从没有上澡堂洗过澡,更没有陪父亲去过。像大多数的父子一样,我们父子俩的感情很好,我很尊重他,也 points 点惧怕他,但作为两个男人,我和父亲之间,却几乎没有任何肌肤上的接触,我甚至不记得触碰过他的手。而现在,我将要单独和他面对面,还要帮他洗澡。我有点隐隐的担心,不知道怎么做。

脱光了衣服,往浴池走的时候,父亲忽然对我说,等会我自己洗,你放心,我能行。说着,父亲还用了甩胳膊。洗好了,你来帮我搓搓背,好吗?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羞愧地点点头。

泡了一会儿,我帮父亲搓背。父亲教我如何将毛巾缠在手上,怎么用力。我右手缠着毛巾,左手搭在父亲的肩膀上,慢慢往下搓。这是我第一次与父亲这么亲密地接触。父亲后背上的皮肤松弛垮垮,一用力,感觉要被扯下来,而父亲曾经是有多么强壮啊。浴池里湿气氤氲。我揉了揉眼睛。

搓到腰部时,手忽然被什么东西磕了下。低头一看,父亲的腰眼上,鼓起几个凸起的骨节,是扭曲变形的脊椎!难道父亲的腰眼受过伤?而我竟然一无所知。我轻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那是他年轻时当兵,一次训练时受的伤,这几年忽然加重了。父亲当过兵,我知道,而他在部队受过伤,我却从没听他讲过。难怪从我记事起,父亲的腰就一直不大好,站的时间稍长,他就得蹲下来。而家中所有的重活,都是他抢着做的。父亲一直给我们的感觉,他是这个家中力量最大的人。

帮父亲搓好背,父亲忽然对我说,你转过去,我也帮你搓搓背。我坚决不答应,父亲却很执拗,非得帮我也搓下。我只好同意他,简单地帮我搓下。

父亲熟练地将毛巾缠在手上。

父亲一只手掌搭在我的肩上,我的肩膀,不易察觉地抖动了一下。

父亲轻而有力地搓着我的后背。搓到右肩时,父亲忽然停了下来,你这个伤疤,是你两岁时,我教你游泳,被水里的一块石头划的。那次,都怪我,没有弄清楚水里的情况,让你受了伤。真没想到,我的右肩胛有块伤疤?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更想不起来是怎么受伤的了。我笑笑,对父亲说,没事,早没感觉了。

父亲用手摸摸那块伤疤,然后很小心很轻柔地继续往下搓。

我感到自己后背上的肌肤,在父亲的手指下,一寸寸地变得干净,轻柔,光滑。

父亲忽然又停了下来,你屁股上的这颗痣,

《拂掌大地》(文摘)

□邢小俊

短,等着时间让它长锈。

土地让人学会了把种子埋在土里,等待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不能乱跑,从播种到收割,一年就过去了。让礼村的人,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在这个绵软细腻的深厚土原之上,人无疑是生息其上的土虱子。让礼村的人们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下去,定居是常态,走出去是变态。

人谦卑得像土地一样,在土地里生长,最后又回到土地中去。土地上变化的是附着在上边的人,变厚的是土地,人死一茬天上照例就会落下一层土。

在村上,人们能叫出任意一片地的主人,大家都互相熟悉对方的祖宗八代,也熟悉着对方的土地,他们心里清晰地记着你这一料种的什么庄稼,最终有什么收成。

村上所有的树,在冬天落尽叶子,你会发现它们一律向东南倾斜,因为常年的西北风,吹歪了树。世人常以宁折不弯为标准,原上的树却信奉的是宁弯不折,留取生命。村里多的是大叶杨、小叶杨、椿树、皂荚树、楸树、梧桐树、槐树。因为缺水,也为了阳光和生存,它们都要努力着向高处伸展枝丫。一群树挤着,才能长高,在原上你看见一群树一排树总要比一棵树高些,一棵孤独树,必然斜枝旁出。

虽然缺水,但是远看村庄,它依然是坐在一簇簇的绿荫之中的。杨树六年成椽,二十年成檩,杨树其实就这两个用处,锯成木板打造家具,不结实,但也不会走形。父亲在儿子出生后给他栽一排树,长到他结婚时刚好做檩做椽,盖房娶妻。过三四十年的砍伐,杨树里面就空心了,一棵爷爷栽的杨树,父亲没有砍,孙子就不动了,让它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给鸟落脚、筑窝。

这金黄色的土地却能长出一片片肥厚的烟叶,这绵厚的绿色海洋在黄土上更显现,绿色的海洋中还有一个土房子,烘烤烟叶的香味随着袅袅青烟飘逸四方。大风,是空气的迅跑。一场大风一过,这个村庄在头顶酝酿许久的一窝子热空气,被风整个搬运到千里之外。

一生浩瀚,半生在炕

黄颜色是这里的主宰,土炕土窖土窑洞,都离不开黄颜色的绵土,一片混沌。

人们住着地穴窑洞,窑洞也只有在黄土高原上才能打出来。土原没有森林,缺乏建设房子的

材料,人们就从一块平整的地上四四方方地挖下去形成一个方形地坑,这是一个边长二十米或者更大的大坑,深入地下十数米,四壁掏成窑洞,形成一个四合院,这样,虽然土方量大,却省却了大量的砖石木料。

地穴式窑和地面上普通农家院没区别,窑院内各个窑洞呈拱形。院中多栽有两三棵树木,人在远处平视,只见树冠、树梢,不见房梁。窑顶四周长满杂树、蒿草,不走到跟前根本发现不了住有人家,所谓:进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闻声不见人。

生活用水来自水窖,水窖是在窑洞的院子里再深挖下去,先是笔直,到一定的深度忽然扩大,截面像一个灯泡形状。水窖的底部一般要铺一层料姜石,料姜石不是石头,也不是土块,它的硬度介于石头和土之间,奇形怪状如硕大的生姜,人们整理土地时把料姜石挑拣出来,铺在水窖底可以净化水,据说料姜石像生姜一样也使水有了许多功能。

此外,院中还要挖一口深约十米的渗井,井口上缩小成一小孔,比地面略低,用来收存大雨时水窖不能容纳的水。

院子距地平面有两三层楼高,从更远的地方打一个斜坡,院中有一孔留作门洞,设有斜坡形通道让人走上地面。上边的人,穿过十几米长的门洞便可以进入院子里,像进入神秘的地道。

窑洞是天然的温度调节器,冬暖夏凉,一般分为主窑、副窑、厨窑、牲口窑、粮窖、柴草窖、门洞道窑等各种功能的窑。各窑方位不同,主窑为长辈居住,其余排资论辈使用。

里面砌着土炕,土炕由八块大泥坯构成炕面,长丈余,留有炕门填入干柴,硕大宽展的土炕可以横躺卧六七八人,面积往往占据了窑洞空间的一半。一抱麦秸塞进去,一把苞谷秆塞进去,一搂干枯的树叶塞进去,一缕温暖的火苗就蹿起来,无论窑洞外边如何天寒地冻,窑洞里此时定变得温暖如春。

泥坯就地取材于黄土,在农闲时,又逢雨后,土质绵软黏黏,村人就用一木模具装满湿土,用一石质锤子砰砰击打夯实,取出来排列整齐晾晒,干透后坚硬如砖石,用来盘炕。多年后被油烟熏黑了泥坯,却是最好的农家肥,肥劲足,上早烟最好。

有的灶台连着土炕,一炉灶火,满屋氤氲。一炉旺火,聚拢一家鲜活的生计,一人在灶上做菜,

怎么变大了啊?说着,还用手轻轻刮了下。我难为情地笑笑。父亲自顾自地说,你小时候,我和你母亲还总是开玩笑,有了这颗痣,就算你丢了,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你。

这颗痣,还是结婚后妻子发现并告诉我的,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没想到,父亲也知道,并且至今清楚地记得。对我来说,后背是我最隐秘的地方,我从来看不见它,我的父亲,却像了解他的儿子一样,了解我后背上的每一寸肌肤。

我是换着父亲从浴室回家的。大病初愈后的父亲,显得有一点点虚弱,但我的双手触碰到他的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从他体内焕发出来的从未有过的坚定和温暖。

爱的移位

在儿子的印象中,老父亲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藤椅上度过的。

每晚,儿子都要回家,看望独居的老父亲。儿子摸摸藤椅,轻轻摇了摇,藤椅吱吱呀呀地响。儿子弯腰检查,发现藤椅一条腿上的藤条松了。每次回家,儿子都要仔细地查,老父亲坐的椅子是不是结实;门把手是不是牢固;柜子,是不是稳定。老父亲老了,即使在家里移动,也得依靠那些能够随手抓到的东西,使一把劲,他得确保老父亲家里的每一件东西都稳固、结实,以免老父亲使用时发生意外。这把藤椅是老父亲最喜欢坐的椅子,他坐上面读报纸,坐上面看看电视,坐上面打个盹儿,坐上面发发呆,坐上面思念母亲……

在儿子的印象中,老父亲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藤椅上度过的。藤椅陪伴了他二三十年,也许更久,现在它有点松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牢固了。儿子赶紧找来工具,先用铁丝将藤椅的腿绑牢,然后,用旧衣裳撕成的布条,一层一层地缠起来,这样,藤椅就既结实,又不会伤着老父亲了。

若干年前,年轻的父亲自己动手,用木头做了几把轻便的桌椅,专门给儿子用。年幼的儿子很调皮,任何东西都会成为他的玩具,小椅子也不例外。害怕椅子太重,砸伤了孩子的脚,所以,年轻的父亲特地找来质地最轻的梧桐木,做成了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并且耐心地将每一个角落都磨圆,这样,即使孩子碰着了,也不至于弄伤他。

儿子走进书房。老父亲一辈子爱书,一堵墙都是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老父亲现在还经常找几本出来读读。每隔一段时间,儿子都会帮老父亲整理、清理一下书架,将老父亲常翻的一些书,移到书架的下层,这样,父亲拿起来方便,就不用自己登高去翻找了。老父亲的年龄越

来越大了,每登高一次,都会增添一分危险。为了防止老父亲爬高,儿子将家里的东西,都尽量往下搬,移到伸手可及的地方,这样,老父亲需要什么,随手打开柜子,就可以拿到了。可是,倔强的老父亲,有时还是会偷偷地站在凳子上,找这找那,这让孩子非常担心,他几次“严厉”地“警告”老父亲,若是再站凳子的话,他就将书架上面几层封死,以杜绝危险的发生。

若干年前,儿子从蹒跚学步,到自如地奔跑跳跃,正一天天长大。儿子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但是,这个调皮的男孩,也因此造成了一次次险情。好奇心使他什么东西都要看一看,什么东西都要摸一摸,什么东西都想玩一玩。为了不伤到他,年轻的父亲只能将家里一些易碎和危险的的东西,往高处藏:放在茶几上的玻璃杯,都移到了柜子上;摆在桌上的花瓶,挪到了橱顶上;开水瓶藏在了厨房平台的最里层。可是,这一切反而更激起了孩子的好奇心,年轻的父亲越将东西往高处藏,孩子越想看一看,他趴在桌子或柜子上沿上,踮起脚尖,再踮起脚尖,然后,伸手去探,去摸,去捞,去够……“啪!”一个玻璃杯碎了;“哗啦!”一个装满东西的盒子摔到了地上。年轻的父亲看到孩子的模样,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佯装“严厉”地“警告”他,再这样小心摸屁股。而他从没有因此打过孩子,他怎么能够阻止一颗向往好奇、长大的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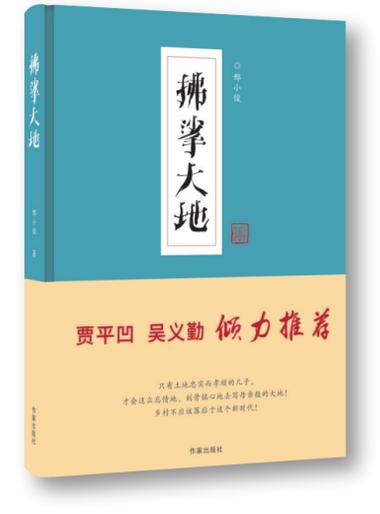
将家里认真检查了一遍之后,儿子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老父亲正在看一部重播的古装历史剧,他对这种古装戏其实没什么兴趣,但他还是每晚陪老父亲看一集。有一次,老父亲对打着盹的他说,你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他惊醒了,对老父亲说,回去只能陪她看煽情的肥皂剧,您就让我在这儿多看一会儿吧。老父亲乐了,女人都这样,你娘在世时,也不喜欢看那些电视吗,你要让着她点她。儿子点点头。儿子和老父亲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着电视。

若干年前,儿子上中学了,学业越来越紧张,应试、升学,将儿子和全家人的弦都绷得紧紧的,特别是高考之前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沉闷得就像炸药,随时都会被点爆。人到中年的父亲和母亲,在家里走路都是踮着脚尖,生怕轻微的响动,影响了紧张复习的孩子。一次,儿子惊讶地发现,家里的电视机很久都没有打开通了,他问父亲,你们怎么不看电视了啊?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电视节目越来越粗糙,越来越难看,看了就生气,不如不看。儿子信以为真。直到他高考结束那天,家里的电视机才和父母的的笑声,一起重新响了起来。

夜慢慢深了。儿子将老父亲搀扶上床,然后,告别老父亲,轻轻带上门,回自己的家去了。

若干年前,每个寒冷的冬夜,父亲都要披衣起床,蹑手蹑脚走进儿子的房间,将儿子蹬开的被子掖好。儿子翻了个身,又沉入甜甜的暖暖的梦乡。他不知道这一切。

(摘自《在美好中睁开眼睛》,孙道荣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他们骨子里会知道:个人再大的哀伤,都会被这片土地和土炕招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过去的。

窑洞里的容器叫瓦瓮,是用泥土在窑火中久经烧炼而成的刚脆之瓦。瓦瓮,这原始而时尚的器皿,怀草木之心,百泉之梦。硕大的瓦瓮用来盛水,水扑扑衍衍地淌,安宁满溢着,上边漂着半个葫芦;中等的瓮盛着面、米,在窑洞里靠墙摆一溜。

几乎每个窑壁上都要掏出一两个一尺深的小小的窑洞,状似佛龛,村人称其腰窝,意思是高度在窑洞腰上的土窖。厨房的腰窝通常放盐罐醋瓶,做饭时顺手可取。土炕墙壁上的腰窝则常年放着一盏小油灯,可防风,过夜时不易碰翻。油灯下压着家里的土地证等重要票据和家里的积蓄。下地干活时,门是从来不锁的,门闩一挂,外人来便止步了。几乎人人都知道每家的钱放在腰窝,却少见丢失的。老人的腰窝里还存放一些稀罕的吃食零嘴,藏起来给孙子孙女吃的。

城里人用“土气”来藐视让礼村的人:让礼村有人伤了手脚,会砸半把老土,抹在流血的地方止血消炎,这是一把院墙上的老土。出远门的人,母亲们会偷偷把一包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箱子底下。在外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村子统一还是缺水的,虽然村西头沟渠里有清峪河,但是它蓄积不住,水不停地流走了,那是别的地方的水。

这土地上优秀的不安分的基因们一生都在努力摆脱这片养育自己的衣胞之地,成为没有根基的城市流浪者。但是,当他们在土原之外的远处疲累,生了大病了,他们无一例外要千里万里赶回来,喝这里水窖里泡了料姜石的水。这里,是他们的命根、魂灵,牵系着他们的肉身。

病了的你回来了,走到村庄任何一孔窑洞里,主人第一件事情都是让你赶快喝茶、喝水。看着病恹恹的你,上了年轮的主人像巫师一样说:你远离了这片土地,你身上已经没有了“土气”。你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你是喝这里水长大的。这个地方的土里水里含有很多元素,从小也就被你吸收到体内了,而你却从自己家乡走出去了,天南海北地走了,到天涯海角去了,到异国他乡去了,又喝了其他地方的水,吃了那么多有毒的东西,体内元素不平衡了,就出了毛病。你四处求医,吃了更多的药,身体越吃越复杂了。你回到这里,再喝咱这里的水,时间久了,身体自然就恢复了。

缺水的村庄里,女人的剪纸内容却多是花和鱼儿。

(摘自《拂掌大地》,邢小俊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